



从苍溪小镇来到成都

□姚华

我和她是发小，同住在那美丽的小山城——广元市苍溪县东溪镇。

东溪镇座落在龙冈山脚下，是一座独具特色的古镇。街道房屋顺山而建，一条主街叫前街，另外还有后街、横街和下横街。连接前街和后街的小巷叫尿巷子，穿过尿巷子就是一块四方平坝，从左侧或右侧再上二十来步梯坎就能进入戏场。戏台架在后街上空，底柱立在后街街沿边，台面铺着木板，下面过路的人透过板缝隐约可以看见演员的脚。街道全部用青石板铺成，石梯是用钻子一锤一锤凿出来的。街两边没有水沟，雨水会从街面流淌，暴雨天如层层叠叠的瀑布。两边屋檐下的街面上能清晰地看见滴水小窝，“滴水穿石”是小镇悠久历史的见证。房屋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地排列在街两边，门面全都上木铺板，早晨和傍晚都能听见铺板呼呼的撞击声。

前街上场的尽头拾级而上是牌坊坝，以前有一座贞节牌坊，破四旧时被毁。前街下场比较平顺，尽头是河嘴。宋江和小河在此汇合，酷似重庆朝天门，小山城之称由此而来。不过每年夏天暴雨过后，澎湃的洪水会从河嘴涌进街口，打渔船在街口荡漾，这时街上最热闹，晚饭后人们纷纷去河嘴看涨水，我和她也会一同前往。

她家住前街下场，我家住上场，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耍。

东溪镇有一个业余川剧团，每逢空闲都会有川剧表演，如《赵子龙大战长坂坡》《考红娘》《西厢记》等。锣鼓敲起来，“赵子龙”踱着方步，一声高腔：“啊……啊……”木戏台被震得嘎嘎作响。我和她什么都不懂就是去凑热闹，每次回家总会受到家长的责问：“你跑哪里去了，是不是又去看花狗子了？”

上小学了，我们同在一个班，成绩都很优秀，都是班上的干部，每年“六一”儿童节都会一同上台领奖。每天放学后，我们会和街上的同龄人一起玩迷猫儿（也就是捉迷藏）的游戏。一声“来咯”从上场追到下场，再从下场穿过她家的小巷追到后街穿过戏楼子，再追到横街，那高兴的劲儿无与伦比。

更有趣的是我们常常把家里好吃的藏好，千方百计拿给对方，如果物资匮乏，泡菜坛子的豇豆都要捞上几根犒劳对方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到小学六年级毕业。

小升初发榜了，她考上了文昌中学，我去了另一所学校，这样我们暂时分开了一段时间。

1969年10月的一天，东溪公社召集我们几所中学的初高中生开会，宣传党的政策，学习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”的最高指示。在公社干部几番沟通和协调下，分配名单一锤定音，很巧我们都被分配到东溪公社群辉大队。

在喧天的锣鼓声中，我们背上行囊，戴着红花，插队落户到了农村，她在水活的四队，我在干旱的一队，我们又走在一起再续前缘。

农闲时我们就串队，我在四队认识了许多她的朋友，羡慕有人帮她砍柴挑水。而我处的地方是大队的村子，也就是集中开会的地方，每次开大会我都要留她吃中饭。有一次我打算做稀饭，煎肉煎饼，菜刀不给力，就去打磨，在来回磨擦中把左手小指削掉一大块肉，顿时鲜血直流，深深的伤口痛得钻心，我连忙用白布条缠紧，继续做饭。直到现在还能看见一道愈合后的痕迹，这道疤痕见证了我们的友谊。

1973年10月她被推荐去阆中师范读书，我们又分开了。第二年秋天我也进了同一所学校，同在一校的这一年我们各忙各的学业，无暇闲聊。毕业后，我们分道扬镳了。

工作了几十年，我们都兢兢业业，在不同的学校发出自己的光和热。回家后还有孩子和家务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谁也顾不上谁，彼此了解也不深。

2007年我们一同退休。几年间，我们相继来到成都，她住龙泉，我住武侯，我们又走在一起，逛街、喝茶、吃饭、聊天，再一次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己。

每年初夏是无花果上市的季节，龙泉的无花果上市早，皮薄果鲜。她知道我喜欢吃，总会买上一些新鲜的大果，要么请我去她家品尝，要么给我送过来，要么送到半路叫我去拿，真是用心良苦啊！

几十年风风雨雨，几十年分分合合。现在，我们都走向了暮年，但愿你好我也佳，一同携手迈向百年！

秋来柿子红

□杨力

儿子穿上军装的那年秋天，院内树上的柿子从青绿变成了大红。披着“参军光荣”大红绶带的儿子即将登上迎接新兵的军车时，儿子妈揣着从树上采摘的红透的柿子，泪水涟涟地想要塞给满脸青涩的儿子。站在队列中英姿飒爽的儿子因为一身橄榄绿一动不动，孩子妈眼巴巴地看着儿子从自己身边列队走过，直到部队的军车渐渐消失在远处。

孩子永远是妈的心头肉，因为生儿子时难产，在鬼门关走了一趟的孩子妈对孩子特别溺爱，从小到大从不愿离开保护孩子的视线。小时候去游泳池戏水，站在池边上的孩子妈一不留神，发现孩子抛开游泳圈正在泳池里扑腾，她并不知道这是孩子试图在学着游泳，以为孩子被呛水的妈妈比泳池救生员还着急，穿着衣裙就扑进了水里。

从那之后，孩子妈更加严格地限制了孩子的自由行动：为了不被呛水，孩子再也没有去过泳池的深水区，当然也就没有学会游泳；怕孩子学坏，孩子妈严令禁止孩子周末参加聚会，让孩子和同学们变得疏远；孩子想去踢球，妈认为太激烈的运动容易伤人，软硬兼施让孩子把精力放在学习上，弄得孩子反而精力不济……孩子高考不理想，妈希望孩子复读重考，孩子却在深思之后选择了报名参军。十八年来，他第一次希望母亲尊重他的人生规划，不愿意再做母爱温室中那株未经任何风雨的幼苗。

孩子妈第一次没有拗过孩子的选择，对孩子是否适应部队的训练生活也很担心。两个月后她收到了儿子的来信，看完了信就像

送孩子参军那天一样泪水涟涟。在信里儿子诉了很多苦，新兵生活让温室中长大的孩子很难适应，他的小身板经不起严谨而又艰苦的训练，单是完不成的引体向上就让孩子想打退堂鼓。儿子妈读完信吃不下饭，内心跟窗外摘完了果实的柿子树一样空落落的。

孩子妈对孩子的相思在十个月后变得现实起来，第二年夏天在邻近30公里外的县城发生了一场百年不见的洪灾，有部队抢险的照片在网上流传，年轻的战士们在数十小时连续抢险后靠在一起小憩，他们疲惫的身影成了这个时代的网红。孩子妈也看到了，可她左看右看，其中一个军人很像自己的儿子，她立马决定前往邻县。

儿子妈在邻县看到了很多抢险的军人，她一个一个地问，还真找到了儿子。母子相见时，儿子正准备去下一个地方抢险，妈看着变得有些黝黑结实的儿子，心疼得泪水涟涟，问儿子为什么这么近都不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游不来泳还取跳进洪水抢险？儿子却笑得灿烂，挽起衣袖露出鼓凸的肱二头肌，又用手比了几个划水的姿势，大声地说他现在是游泳健将，引体向上做得倍儿棒，至于打电话，他压根就没想过，因为部队有纪律。

那一天母子分别后回到家里，儿子妈第一次开心得像个孩子，她一直怕儿子在部队受苦，现在才明白很多“苦”恰恰是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最缺失的，曾经偏航的溺爱经过部队的洗礼，才让儿子变得灿烂而又阳刚。

一晃到了今年的秋天，树上的柿子又从青绿变成了大红，儿子妈把柿子轻轻捧在手心，不用说，她又在想儿子了。

窗台上的那盆文竹

□胡为民

在我书房的窗台上，那盆文竹郁郁葱葱，体态轻盈，姿态潇洒。细茎上时不时长出米粒般大小的“芽孢”，纤细柔嫩的茎不断在延伸、延伸……大有独霸窗台之势。殊不知，这盆文竹曾经“奄奄一息”，差点被我扔掉了。

梅、兰、竹、菊，被人们称为“四君子”，中国文人更是对竹情有独钟。南朝·梁·刘孝先的《竹》曰：“竹生空野外，梢云耸百寻。无人赏高节，徒自抱。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《题李次云窗竹》诗云：“不用裁为鸣凤管，不须截作钓鱼竿。千花百草凋零后，留向纷纷雪里看。”清代的郑板桥在《竹石》中赞道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……这些言竹的古诗把竹子正直、质朴、虚怀若谷、坚贞不屈的精神品质写得淋漓尽致。

窗台上那盆郁郁葱葱的文竹，虽说与自然界的竹子相比可谓纤弱娇小，但是它演绎出的“竹”的品质，亦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“认识”文竹只是几年前的事。那时我给一位文友搬家，他屋前的花坛有株纤秀的竹子，临走特意“挖”来栽在一个大花钵里搬走。我问他这是啥名贵的竹子，文友笑笑说：“普普通通的文竹。文人嘛，家里‘养’一盆文竹，既净化空气、文雅大方，又陶冶情操，阐释文人的风骨，何乐不为呢？”

听了文友这番话，不久，我也附庸风雅地买回一盆文竹，放在电脑桌上，每天给文竹浇浇水。过了几天，我发现文竹的旁

边又长出了两棵嫩嫩的新芽，芽尖上的新叶鹅黄、鹅黄的，周围还长出许多细细的小草，好像给它铺上了一层薄毯，它看起来更加漂亮了！我也更加对它“娇惯”起来，每天检查窗户关了没有，生怕它遭到风雨的侵扰，希望它快一点茂盛起来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，我发现文竹子的叶子变黄、悄无声息地脱落，莫名其妙地枯萎了。

文竹虽说是“竹”，想不到没有竹子的那种“坚韧”，竟然如此难养？于是，我把它“移”到电脑旁边的空闲窗台上，任其“享受”风雨，不再关心过它。大约过了两个多星期吧，一天黄昏，我坐在电脑前写东西累了，不经意间向窗外扭头时惊喜地发现窗台的文竹，长出了许多细长的茎，茎上缀着星星点点的嫩芽，我立即放下手中的“活计”，剪去枯黄的“竹叶”……此后，那些嫩芽颜色逐渐由浅绿变成嫩绿变成翠绿，曾经枯萎的文竹最后竟然无比生机勃勃起来。

我爱窗台上的那盆文竹，虽然它不像窗台上的其它花草那样艳丽多彩，但它不屈向上、默默无闻地把绿色奉献给人们；我爱文竹，爱它在风中飘舞的柔姿，爱它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不拔……

“细细枝条绿盈盈，映得案头春意融。节节凝碧如竹内，纤纤叶片似青松。”有人说，门前种竹，生活幸福。窗台那盆绿意盎然的文竹，总会唤起我无限的自信，每一个平常的日子也因此变得温暖、充实。